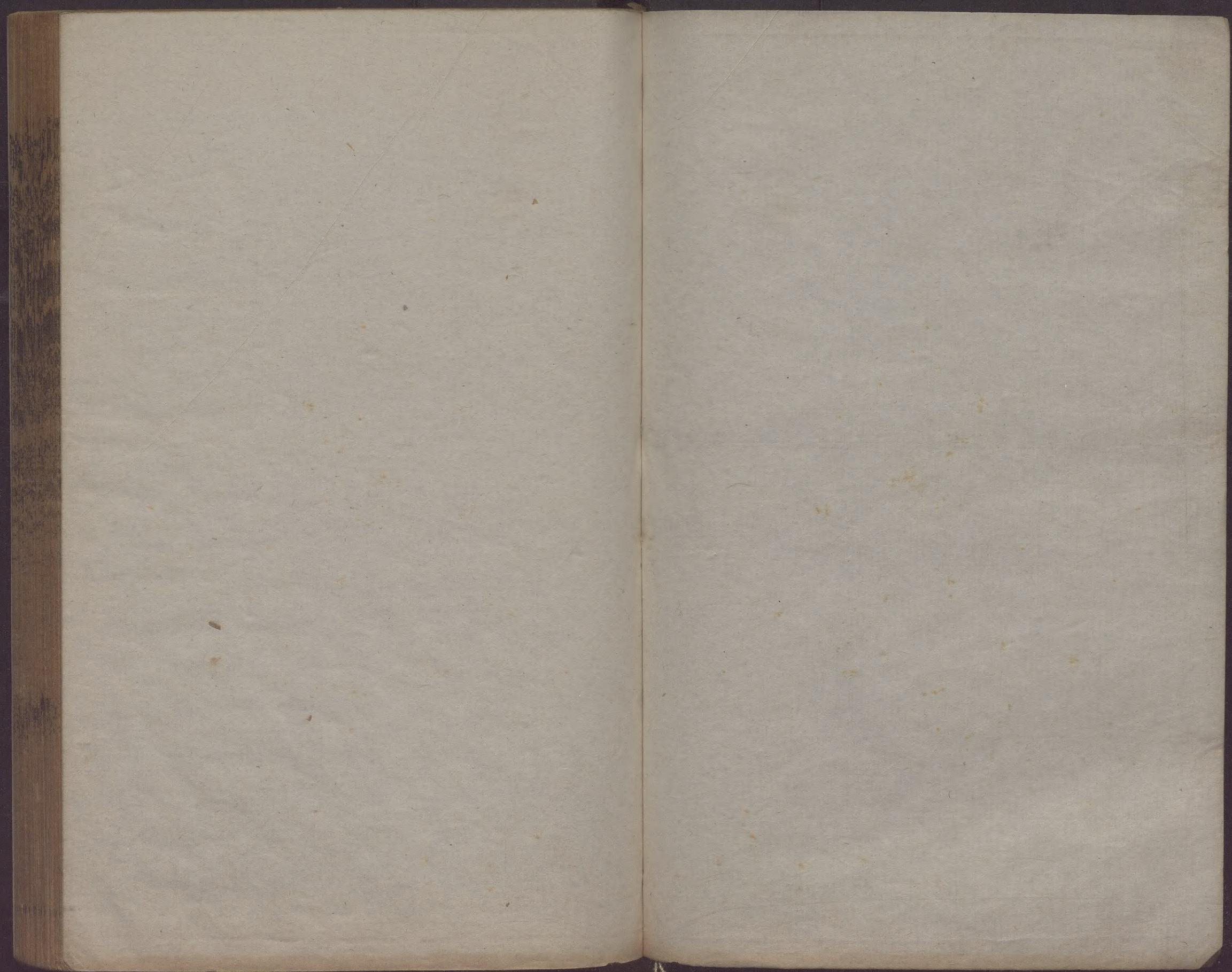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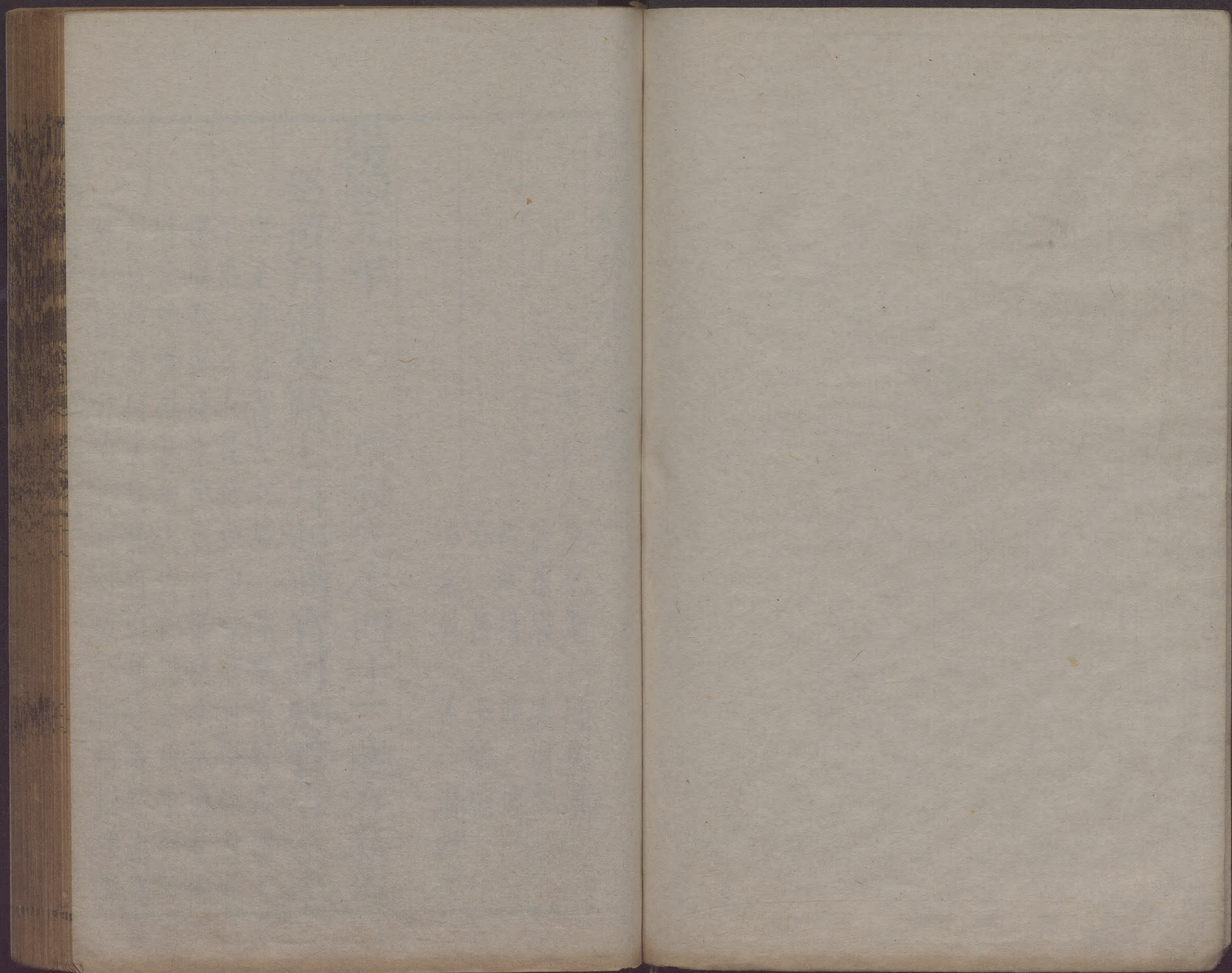


傳 676.15

52 823

52





呂明德先生年譜卷之二

受業門人施化遠

周景濂

姚賡唐

袁應參

黃基昌

陳榕

石岳

李毓楠

郭希銓

孟瑁編次

崇禎元年

戊辰先生四十二歲在新安

巡按科道交薦七月起尚寶司卿管寺丞事

與王覺斯書天下第一等事是何人做天下第一等人是從何事做起可惜終身憧憧擾擾虛度光陰到兩罷庭空風過花飛時究竟携得甚物去以此思之何重何輕何真何幻何去何從自有辨之者然而眼界不開由骨力不堅骨力不堅所以眼界

愈不開以此思之學問下手處可味也而世往往目學問為偽為迂弟謂世之學者豈無偽哉而真者固自真也以偽為非去其偽而可矣至于學問不足經世又何學之為以此思之學問事業非兩事也弟只於此心確然有不可拔處而於道則罔聞也老親家聖賢之心而豪傑之才願與相勗亦願時時有以教我弟行期尚未卜吉而王事靡盬不能復過珂里一談臨岐祗徇者久之

陞翰林院提督四譯館太常寺添注少卿

十一月至京師

初起尚寶司旋陞太常寺少卿在途聞報○甲子璫局亂

政堅意不起時夢 帝賜五色簪應制賦詩覺止記未聯云一心持素節紅日照長春夢中猶改紅為丹七月起用在淇水道中成感遇十二首十載應沉錮清班胡遽

塵拙疎流俗笑迂執宦途嗔世道誰當問君門不可因一心持素節丹日照長春○所愧生伊洛敢言涉聖津迂談人信少孤志自知真郭泰今鉤黨朱張古逸民一心持素節丹日照長春○小草知無補幡然敢起莘負時規執友大義勉嚴親何以酬殊遇祇惟致此身一心持素節丹日照長春○何幸身親見弓旌一日新誰非思致主而使嘆無臣泰內惟君子師貞在丈人一心持素節丹日照長春○竊謂今天下如身半不仁自天開幹蠱無地效亨屯餉窘諸邊冒官貪百姓貧一心持素節丹日照長春○麟鳳不空出河清會有因涉川思後甲降嶽想生申豈謂中興主終無名世臣一心持素節丹日照長春○求治如飢渴平臺召對頻夜咨常至丙日答不為辛聖主焦勞甚諸臣知遇新一心持素節丹日照長春○誰出為霖雨蒼生望轉親

豈其甘負主而乃自圖身猶未清腸肺得
 無譴鬼神一心持素節丹日照長春○放
 下提將起願教此意真泰來防大過夫號
 急同人事事存元氣時時遠不仁一心持
 素節丹日照長春○國脉先維節王植蚤
 用賓盡拋旁夾雜打起整精神恥獨為君
 子誰其後古人一心持素節丹日照長春
 ○守拙效如此鐵腸寧可馴從來違世局
 一任笑孤臣靖獻先無已遭逢幸此辰一
 心持素節丹日照長春○草草出山意憂
 危切小臣無才支大厦淺學愧安輪報國
 惟傾藿思鄉未為尊一心持素節丹日照
 長春黃梁夢記呂子與客過邯鄲下馬謁
 呂翁祠觀黃梁夢蹟甚奇夫一枕一炊曾
 幾何地幾何時而五十餘年妻子之奉功
 名之遇窮通毀譽之遭無不備歷厥後乃
 欠伸寤當其未寤皆夢也而盧生不知也
 寤然後知是夢使當夢時知是夢便覺枕

中豁然無味矣呂子曰人盡夢也何獨盧
 生哉天地一枕也萬物一炊也百年一夢
 也安知我與子任人間世非即有人炊黃
 梁其側我與子曾入青甕枕竅同作一場
 春夢且夫今之走邯鄲道上與夫寫牆上
 詩者人盡夢也何獨我與子哉乃人之言
 曰人生真也夢幻耳人生久也夢暫耳嗚
 呼人生與夢所異者獨真幻久暫四字便
 不甚異且我與子安知夫人生之非幻而
 夢非真耶因馬思車遂夢乘車張曲柄蓋
 因羊思馬因馬思車遂夢乘車張曲柄蓋
 冕旒而為王者此與盧生五十年榮遇何
 異夫當其為王其自奉寧信非真其歷時
 寧謂非火試從百年後迴觀人生亦一瞬
 耳况夫水窮山盡終歸烏有即謂夢真而
 人生幻亦可即謂夢久而人生暫亦可既
 知人生之幻與暫如是而猶向枕中作不
 了生活為身計為名計為子孫計無不曲

至請看盧生欠伸寤後崇階貴子温勅豐
 碑能携得一物否而我與子與夫世之人
 同在夢場中者亦可以思矣既在夢場便
 當將世途作夢做只看做得如何誰能跳
 出枕外槌碎青枕廓然達觀夫乃今知何
 幻何真何久何暫何莊何蝶皆一夢也呂
 翁固夢場外人若自達觀視之呂翁盡夢
 也又何獨我與子若盧生若世人哉夢中
 說夢要知是夢隨夢作夢何必無夢噫此
 殆難向癡人前說矣呂子為誰天中拙士
 維祺介孺氏也客為誰姚太史孟長先生
 也陽復之朔前一夕挑燈呵研而作此記
 陛見屈指江湖已十年一朝重見九闔天
 龍飛景運歸真主鵠立清班後眾賢誰切
 禹臯憂不得我非堯舜敢陳前小臣無計
 酬知遇王道平平有所先

疏陳九忌三不負

疏曰臣竊惟近日忤璫語
 幾成套矣然皇上欲博

觀廢臣始末臣敢不隨諸臣後據實直陳
 蓋璫局摧折天下士大夫其開端毒手實
 從抑臣考功始于是十年銓資九年長綱
 皆從臣始前此未有也緣臣踪孤性執見
 忌非止一端一忌因臣在吏部搜叅吏弊
 力絕請託即座師同年絕不曲徇二忌因
 先帝當光宗鼎沸之日百官欲見為
 中官所抑議論洶洶臣抗議必候先帝
 御慈慶宮門行禮方退三忌因中官導先
 帝幸小南城臣與同官手書約科道赴閣
 力止之四忌因臣抗疏言近侍不得預政
 且有移宮語偶與楊漣議同于是璫局耽
 耽視臣矣五忌因臣生伊洛之鄉修二程
 遺教且臣父勅旌孝子臣孔學孝友樹德
 素教甚嚴臣頗知違時自砥于是有詆臣
 講學者六忌因臣與馮從吾善臣作存古
 篇山東河南撫臣刊布內有從吾敘文于
 是有勸臣毀板者七忌因臣為王紀門人

紀首叅奸輔逆璫紀卒臣周旋保全其後
 人逆璫切齒入忌因鹽臣李日宣疏薦理
 學內有臣姓名九忌因臣鄉建祠迫令鄉
 紳助工臣里中獨無一人助工者臣實有
 璫祠助工士風掃地之說傳聞逆黨與臣
 不通一字開名送內有此九忌而臣果蒙
 推考功管計矯旨另推矣十年首資長錮
 沉越且欲中以危法矣何幸聖明御極鋤
 奸求賢衆正連茹臣何人斯亦蒙優起璽
 卿旋陞今職伏念臣平生但知守拙有何
 才望踰涯至此愧無可報答恩遇惟願
 皇上必為堯舜諸臣必共致 皇上為堯
 舜大家打起精神從實做起無負 皇上
 德意臣輩平居誦讀簡冊中之堯舜以為
 畢世難逢何幸親見而可負耶豈其敢負
 豈其忍負且臣輩身家性命何非從逆璫
 手中救回即今撫任已是長物何復樹私
 營潤恐天地鬼神亦所不宥臣實憤之豈

其處獵虛望出負蒼生使天下不睹真儒
 作用謂此輩盡盜虛聲也臣實恥之臣輩
 既負 皇上且上公車者不免一槩感憤
 太過致蒙漸起疑厭敢謂非諸臣自取雖
 然天下亦自有人彙征况多名賢就中豈
 無鐵肝冷面忠猷識力足當信任者從今
 方是幹濟名世開眼下手時節在 皇上
 留心徐察之而平觀之勿因一人可疑并
 疑人人一事可厭并厭事事將謂舉朝無
 一可信任之人恐漸成睽隔而且自用而
 且偏聽而且欲速不達臣實憂之危之大
 抵痿痺頑鈍之後利用振紀綱核名實然
 須尋綱領頭緒做起執簡御煩徐課實效
 至國家元氣逆璫剝削迨盡尤當以葆養
 元氣為第一義而國體亦當惜大臣亦當
 體清執戇直之臣一字一言之誑誤亦當
 容人言求治太急臣謂求治何妨急但不
 當勞心米鹽徒涉鏃急耳區區愚忠容臣

因事報效謹自矢入告惟曰上不敢負天子中不敢負知己下不敢負所學而已

崇禎二年己巳先生四十三歲在京師

立豫簪會

會序約曰豫簪會蓋吾輩皆豫產而蓋簪長安者故作是會然非創

為之敦舊誼也按禹貢豫州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壤雜也壚疏也疏而雜豈豫州之風土固有固之與或曰豫木疆無羣天與善資君子非之曰香火吟域固非盛事何至意見雜而不純情意疏而不聯不曰君子同道為朋乎易之豫九四曰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我豫人既產於豫當思由豫之義豫五爻皆六獨四為九九者所由以豫者也九陽也健也仁也君子也大有得同道也勿疑純也朋盍簪聯也夫是以能豫豫者和也樂也嚶鳴之求而神聽協有素絲之風而委蛇清必木疆無羣如壤之雜壚之疏將君子可以不同道乎雖然毋諭訛戒鳴豫也毋依附規盱豫也毋曠職業防冥豫也和而不同同而實和於和樂中砥介石之貞乃是豫人本色乃始與豫之九四合是不可無社渙羣有丘蓋取諸渙是必有約慎言節食蓋取諸頤其期七日朋來無咎蓋取諸復○約每月逢七日小集寓齋不用包酒不用樂劇上席以午未為期毋過晏夜即告散有德業當相勸有過失當相規毋阿毋競毋猜毋偽毋傾軋毋雌黃朝政毋臧否人物毋講官說缺毋謔戲毋沉酣失容毋強不能飲者始終以敬為主

四月疏議兵餉并陳鈔法

時兵餉不足疏陳

條裁省五條催解二條有曰凡言搜括言加稅言行戶言覈丁言抽扣言捐助及一

切苟且權宜之術國未得利之一民已受
 害之十官與衙役先各漁其利之四五卽
 言裁言汰言節省亦不得已之計而不可
 一切深文使盛世先有蕭索窘迫之象大
 學論生財本之用人而尤嚴於聚斂卽孟
 子亦言不信仁賢其究至於財用不足又
 曰有糜餉可罷而負隅之發機宜慎冗食
 可汰而忌器之持議宜徐內庫可折儉約
 可風而叩閣之懇請宜婉而篤奉 旨理
 財軍國訏謨會議急圖實用這本披陳剴
 切條畫簡明該部逐款研確并揭送鈔法
 集議鈔法揭曰洪武初中書省造大明寶
 鈔 太祖足國之道端由於此至 景泰
 弘治之間始壅其壅者何也則以桑穰
 質脆色青易混也鈔數易緣為奸也鈔本
 不過分文而利至百倍也禁用金錢不便
 民用也惜當時無有以變通之說進者琴
 瑟不調必更張之乃可鼓也天蓋將以變

通之道待中與聖主矣 皇上同符 太祖

祖請法其意勿泥其迹因其利勿違其情
 鈔質用精細吳綾織就龍文邊欄方廣略
 如祖制而稍變其文義刊成板式中為十
 貫一貫之形其色黃折衷祖制值銀五錢
 用該局巡視衙門印信完日進內用別製
 御圖書一顆仍編半印字號刊崇禎某
 年造此其大略也或曰非常之原其創行
 難國法日輕其疏利難巧偽日滋其防偽
 難厚利易趨其綜攬難夫利者天之所以
 愚民也錢鈔法又帝王所以變通使民自
 愚也民至愚而神亦至神而愚法立于如
 山而令行于流水以為難則誠難矣以為
 易則又易矣如有定議刊刻成書仍以詔
 書申嚴阻撓之禁頒布中外耳目一新方
 可通行又不禁民用金銀銅錢只每二兩
 五錢用鈔一張約每銀錢十分用鈔二分
 未及二兩五錢而強用鈔者立為厲禁此

創行法也按律偽造寶鈔者斬今議梟不待時偽造圖書者又加等仍抄沒財產入官而凡徵收稅糧納贖援例工食等項俱許上下通行然二兩五錢以下不許用此疏利法也以綾為質且織成龍文偽造頗艱仍申嚴擅藏空白鈔質之罪與偽造同舉首者以犯人財產一半給賞一半入官知而不舉同坐且有年號編號對勘真偽尤易此防偽法也專設大臣印信以防叢生之奸偽又用御圖書以防監督之私擅且出入多寡整齊畫一如鈔一萬即筭銀五千利權獨歸於上而下不敢竊此綜攬法也至於開局用心計大臣以侍郎充屬僚以戶部司官及各散局充巡視以科道充俱不必添又官僚之可議者織造局或在蘇杭或在南京或在京師每疋織鈔質百張每張約值銀四五分就便差官專管又織造之可議者其頒發即由京而外先給官吏俸薪亦每二兩五錢以給鈔一張如通行後奏請廣頒內外得其人無憂不行此頒發之可議者水漬不妨行使如墨汚油污折爛許赴局更換在外赴各府更換納銀二錢五分切角類奏年終燒燬此更換之可議者如此法果行歲用本十萬可得息百萬用本百萬可得千萬國家無窮利源從此開濬祖宗以良法待 皇上之變通天若以不足之象啟皇上之神化苟得其人通變不倦即以足國可也何慮仰屋哉職此疏頗經苦心沉思似有可採而或者慮輓近法弛易起阻撓不知法祖宗之法也 皇上之法也其誰敢奸且天下事行之只在得人耳即如河南陝西原不行制錢今開局鑄錢未嘗不通行何獨疑于鈔法如當事堅謂不可亦當存此一段議論以待其人本擬具疏進呈御覽而事係創始未經集議理合具揭送閣部

伏惟裁酌可否

陞翰林院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卿管少卿事

閏四月覃恩給誥命贈敦懿公如其官祖母牛氏為太淑人封仁孝公贈母孟太淑人封繼母田太淑人先生喜曰今可以報祖母矣蓋前欲移封不果故云○館中公費不足委官乾沒至揭債三百餘金而公署頽廢不堪先生清查公費有前任委官侵用者責令補還債銀又裁省公費減去濫賞量入為出定為經制設處修理公署置備器用三月告成煥然一新館署齊省二首待漏羅衣怯曉寒建章朝罷出東安報衙潦潦倒重封篆退食從容久素餐僻署青苔荒院落閒窓紅日轉闌干比來憂早傳修省王上焦勞仰副難叨點清班媿負時赤心無補自知之同寅僚友頻高卧盡

卯諸生窘問奇拙幸可藏公事少戇仍不改宦情癡只今寤寐求霖雨黽勉風雲有所思

八月表章芝泉書院

先是逆璫煽焰拆毀天下書院芝泉以祀七賢

故未得毀是年奉旨表章

十月疏陳直法堯舜

疏曰恭值鳳曆復頒龍德恒耀正三載熙績時

矣廷臣當無不因時效忠而微臣此疏直欲皇上為堯舜或曰皇上方皇皇時艱言堯舜迂矣不知臣非緩言時艱謂為時艱者正須從為堯舜做起耳皇上英明天縱既可為堯舜若一片憂時苦心豈欲為三代以下主亦豈欲為漢宣正欲為堯舜者也惟是有君無臣往往負皇上德意即老成忠悃亦苦泰交難洽則所以提轉

一世之精神躋之唐虞還在 皇上夫堯舜豈皇上所難哉只就向來所皇皇者而尋其源提其要即是矣故莫如純聖學懋聖德熙聖治三者而已今聖學何嘗不純然學不如堯舜非純也堯舜之學其要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我皇上試思何為人心何為道心何為道心中之人心不但聲色當遠晏樂當節御宦官宮妾當嚴即舉念在道而有所偏喜有所偏怒有所自用有所執而不化亦屬人心願 皇上時時提醒此心常使虛明活潑尤時時與賢士講論不輟以涵養心性消融意見是為不襍而精不二而一不怠不亢而執中然則 皇上之學一兢業矣今聖德何嘗不懋然德不如堯舜非懋也堯舜之德雖欽明濬哲不敢自滿尤必詢事考言闢門達聰何虛受也 皇上聰明神聖天下莫及然愚者不有千慮之得

乎聖人不採狂夫之言乎舍己樂取尤見大聖之無我其心愈虛其德愈廓然則皇上之德一勲華矣今聖治何嘗不熙然治不如堯舜非熙也堯舜之治其大者不過宅揆播穀若二十二人時亮天工是為急先務急親賢 皇上綜覈名實加意富強急誠急矣第恐欲以一人聰察欲事事核人人督如理紛絲愈急急愈結我 皇上何不以擔當責政本以勞怨責部院以地方應做事責督撫量才而策按程而課必於先務大綱領處急提挈之心真知其賢急親任之所謂任一人足領袖千萬人提一事足該括千萬事此也如慮賢實難知不曰忱恂遠佞乎不曰善好不善惡乎不曰國人皆賢然後察而用乎然則 皇上之治一巍蕩矣聖學純析理愈精而不惑聖德懋取善愈大而無爭聖治熙天行愈健而不息我 皇上清明在躬而不邇不

殖推心置腹而勿貳勿疑至於為閣臣者
當任天下之重篤納牖之誠厚回天之力
為大臣者當鑒覆轍之伏戎思盡瘁之篤
業為羣臣者當各修職業共破藩籬勿規
利開墻勿占風轉脚而又申明正學激厲廉恥
使人人各發良心視為君父如為官視國
事如自己家事方且拔茅以孚其志包荒
以大其容朋亡以渙其羣戒鄰以防其富
勿用師以消其吝如是有不上下交而志
同者哉有不財成輔相食福元社者哉乃
知 皇上必不可不為堯舜諸臣必不可
不致君堯舜底三載庶績之熙基萬年有
道之曆在此日矣臣願 皇上思臣非堯
舜之道不敢陳者非迂也○奉 聖旨這
所請純學懋德熙治直法堯舜知道了上
下交儆乃克保泰
諸臣亦當省勉

抗陳防微八漸

上嘉納之

先生望 聖上

留中改票慎刑點陪傳免進講摧折言官
疑厭臣下慎晏遊寡嗜欲入事于十月疏
上初政府勸勿上及疏入不即下政府深
尤之曰可惜一箇好侍郎自家打破上留
覽十八日人人危之忽一日中官捧旨至
私第云上得疏即省覽置書閣上每取覽
徘徊殿上咨嗟嘆息蓋深為嘉納云先生
每舉此為言謂上轉聽如環真可為堯舜
特臣下無有實心開導者耳防微八事疏
曰臣讀易至泰之九三曰無平不陂無往
不復以為泰當拔茅全盛之日方食其福
向遽鯁鯁若此蓋陽盛則陰即伏交難而
睽甚易故四即曰翩翩不富以其鄰甚微
也智士見幾貴于未然忠臣憂國本于無
欺 皇上當逆氛濁亂手自廓清邇者治
平漸有次第豈 皇上輒有侈心是必不

然惟是臣竊見我 皇上二年來何日不
焦勞何日不虛受何日不清心寡欲乃近
日聖政較之初政似微有不同者在世情
或謂無傷在大聖人則不可不思所以防
之如 皇上初何嘗不勤批答朝夕下
近始有留中者或疏言無當或事當詳慎
聖意固自淵微然留中多則疑慮起久之
恐有宮府睽隔之形此微之當防者一
皇上初何嘗不虛懷商確惟是閣臣票擬
或有不當聖心者改票徑批誰曰非然第
就中亦有當執奏者明主可與忠言將順
不忘匡救此微之當防者二 皇上初何
嘗有心疑厭其可疑可厭者皆臣下自取
且雷同之惡既深偏黨之說復起恐久之
玄黃漸興共夔雜進此微之當防者三
皇上初何嘗不講筵日御近聞始多傳免
進講漸稀 皇上豈以為君德成就無關
裕沃乎此微之當防者四 皇上初何嘗
不寡嗜欲慎晏遊近日得無偶涉乎臣固
知偶涉原不足累傳聞原不盡實但謂皇
上養德養身不可不於微漸處謹之此微
之當防者五 皇上慎刑獄無不命法司
審讞而間亦有下詔獄者且登聞鼓恐
長囂訟之風禁地濺血或啓輕生之竇此
微之當防者六 皇上重廷推無不點用
正推而近始有用陪推者雖簡用原出上
裁而用陪終非非常典此微之當防者七
皇上作言官之氣或下詔求言或虛懷聽
受而適因言官論事或未盡當未免洊雷
摧羽寒蟬結舌恐此後或有大奸邪大事
機畏禍不言亦非國福此微之當防者八
臣竊慨今天下如人身之疴痺形貌雖存
元氣實虛因我 皇上勵精求治邊腹內
外錢穀甲兵吏治民生紀綱法令始稍稍
有起色正須從此保護未命而上下或未
盡交臣鄰或未盡孚治效或未盡奏所恃

者惟 皇上 一心耳 臣望 皇上 自思 自維 自為 社稷 計常 提醒 其初 之焦 勞初 之虛 受初 之清 心寡 欲凜 凜於 防微 杜漸 而已 至於 用人 為圖 治大 綱宋 誤用 一楊 畏遂 使元 祐變 為紹 聖蓋 陰陽 之辨 消長 之微 願 皇 上慎 之又 慎防 之又 防耳 臣忝 廁 清卿 儘可 博容 容之 福豈 好以 言自 見蓋 念君 德國 是剝 復治 亂所 關不 小臣 受皇 上厚 恩不 敢不 言不 忍不 言一 念孤 忠冒 瀆宸 嚴如 蒙 皇 上俯 賜轉 圜採 納中 興 泰運 實基 於此 臣不 勝切 望幸 甚○ 奉 聖旨 這所 奏圖 治慎 微各 款關 切朕 躬的 知道了 票擬 商確 務當 會推 正 陪簡 用俱 已有 旨不 必又 陳

議

聖壽朝賀儀節

聖壽當賀適 聖母忌辰先生 上相府書曰 伏惟閣下忠格主

眷望 重蒼 生此 番出 山倚 崑甚 大目 下陰 陽剝 復之 關尤 借主 持務 使正 氣勝 陰邪 消蕩 平正 直剪 斷葛 藤毋 令蔓 延不 了是 今日 第一 義極 切候 教而 未可 頻過 相門 此時 格君 心以 勿疑 勿二 破積 套以 實心 實做 非閣 下不 能任 非閣 下不 敢任 此舉 朝所 引領 屬望 者也 至二 十四 日萬 壽聖 節羣 臣入 賀禮 也而 是日 適為 孝元 貞 皇后 忌辰 夫孝 元非 他即 皇 上之 嫡母 也忌 日不 用賀 况係 嫡母 而即 日受 賀似 恐有 損聖 德夫 皇 上而 非聖 主也 猶可 賀以 全孝 思以 專吉 典似 為盡 善然 不宜 疏揭 似當 納牖 遇巷 婉導 聖心 使之 樂從 出一 聖諭 永著 為令 此正 閣下 格君 成德 第一 件實 事非 細小 也事 有關 係不 得不 言惟 閣下 再裁 察之 ○十 一月 著言 行三 箴○ 先生 題言 忠信 行篤 敬六 字于 譯館

之堂遂作三箴以訓士言行總箴心官則
 思言行分職謂士樞機於斯樹極匪樞胡
 運匪機曷發戶弩猶然士軌迺職口則興
 戎動或困石惟聖達時退藏於密知語知
 默知動知息其次克已主敬宅一非禮勿
 言惠迪趨吉閑邪存誠交象斯立言滿寡
 尤淑儀弗忒雖之蠻貊弗易厥質思之思
 之有物有則思則得之弗思曷得忠信箴
 思言胡慎曰忠與信匪口是緘惟心斯印
 人心之靈稟於至誠物欲蔽之欺偽叢生
 厥口則言厥心弗然信既遠義易諾屢遷
 言巧色令是各為佞既蠹世維曷存厥性
 厥性既非眾惡斯歸多言數窮食言貌肥
 我思動物寧在鼓舌所以至誠豚魚可格
 此非襲取忠信是主易訓進德三復斯語
 篤敬箴何以思行蓋云篤敬篤敬維何至
 一而靜一則不雜靜則不競天君守舍百
 司從令胡為憧憧朋從靡定以二以三務
 縱乃橫浮薄長傲失其性命既潰厥堤靡
 知所竟我思古人精義入神天之明命以
 物其身上帝臨女如見大賓靜一無欲乃
 敬乃篤夫然後行百行維穀是故君子必
 慎其獨

崇禎三年庚午先生四十四歲在京師

二月疏劾逃曠館員

暮春集諸友四首偶檢
 晴窗新曆看始知春去

欲留難歸心久滯桃花岸別思還縈柳絮
 難興懶長教書滿榻交稀今許客憑欄芳
 陰閒裏消容易簡點從前總素餐化工何
 遽放春歸九十烟光明日非商禱經時煩
 黼辰風塵連月混郊畿誰堪半歲詩囊澁
 人說長安酒政稀纔質俸錢賒客醉薰風
 早已上羅衣紫燕紅鵝不忍聞惱人春色
 欲平分此中消息誰當問似客光陰我亦

云滿眼征塵高北斗一杯濁酒問東君可
憐無着鄉心處汗漫天涯盡白雲開官何
日不陽陽消夏從今午夢長橋外雙帘懸
酒聖風前一醉餞花王素肝此後仍冰冷
病骨逢人問藥方頗憶故園
春事罷水亭石枕竹匡牀

四月陞總督糧儲南京戶部右侍郎兼都察

院右僉都御史賜敕諭會推總督糧儲命即日下陞辭之時上以日送久之顧輔臣曰此臣如何使之南輔臣曰南糧匱窘非此臣不可

以品同銜異 恩准改給誥命先是為太常卿已經歷封

五月便道歸省

陞戶部侍郎以品同銜異乞改誥命奉旨准給

為子姪舉行冠禮

先生慨四禮久廢與子兆璜姪兆瑜初舉冠禮戒賓

贊將于是年五月十一日行之或曰是禮久廢且覺煩縟恐難驟舉先生曰禮固久廢正須從吾輩舉復及行禮賓贊戒嚴童僕亦為肅然皆嘆曰禮信不可廢也著冠禮儀注舊在訂証家禮內以家禮稿失附存古篇

七月至南京

先生以思親久鬱成疾歸省即欲乞病仁孝公勉以大義謂外

患未靖南庾重任不容久稽先生乃力疾南征七月十一日進部○時鄭大司農以差滿里居日久故先生在任三年有餘其中多係署大司農之事○南庾倉庫如洗向飢軍鼓譟毆管餉司官焚科臣房屋前任督臣呂圖南拚命擅截漕糧南都岌岌南軍糧壓欠數月或壓一二年者南北裹足受命之日即具疏振刷語人曰人言視

國事如家事今國步艱危即實是自已家
 事何但言如○以人心積玩民苦重賦南
 庾匱乏已極深為根本元氣之慮陳振竄
 固本疏曰竊惟天下猶人身然神氣欲振
 揚元氣尤欲葆存乃今天下自神廟年來
 養成一痿痺頑頓世界提不起呼不靈幸
 我 皇上日月所照雷霆所震立見積竄
 有振厲之象而元氣則銷鑠如故也自意
 見分情面重視國家事若反輕而國是之
 元氣薄加以玄黃之搏擊逆魏之誅鋤而
 縉紳之元氣促尅餉成習汰兵無法而邊庭
 間之元氣窘以及近日寇氛之所度劉徵發
 之所騷動催科之所凌迫而天下之元氣
 岌岌垂盡矣臣自陛辭就道凡沿途見聞
 無不觸目心傷回首腸斷於是傾葵獻曝
 之思愈難忍然臣初出國門則良涿之間
 蕭條破毀流離載道訛言煩興其象搶攘

真保一帶雨澤愆期百穀焦枯其象愁慘
 河以北河以南有雨有不雨而米價騰貴
 倍於往年其民日苦徵調苦輸輓苦驛騷
 無寧宇也其象癥結徵銘買硝新餉舊逋
 何者不急於星火不肖或借以為壑賢者
 實苦其無措肘露而襟難捉心剝而眼尚
 瘡其象楔急郵傳稍稍清楚矣而徇貢則
 擾協濟則恹兵馬調運則重困而扣檣則
 又求多也其象疲羸至於三軍所過地生
 荆棘有紀律者不過十之二三耳况東南
 稍熟西北又旱差劇賦重中乾外竭其象
 頽潰比入南直則江南北一帶苦徵調苦輸
 輓苦驛騷猶之河以南也而其地之荒
 蕪一望蓬然似不可不設法招徠屯種者
 臣抵鳳陽恭謁 皇陵渡江恭謁 孝陵
 則見王氣鬱鬱葱葱且金陵龍盤虎踞誠
 豐鎬根本為億萬年不拔之基而其情形
 則又甚矣年來南中水旱不常米價騰踴

公私交罄民不聊生卽云臣部空虛臣猶意其不至如人言之甚也乃臣縱觀庫藏各官軍有欠俸餉一兩箇月有欠半年有欠一年者雖本色猶可支撐目前而後將難繼矣至折色則僅貯萬金目下支盡矣今年事例計臣面屬解運乃前此已萬不得已借支軍餉無分毫矣有司怠玩外解稀少矣卽外解盡數完足亦尚缺額二十餘萬矣鑄局儘可生息苦無鑄本矣官軍環門泣籲老庫則局鑄年餘不開蕩然如掃矣且不獨臣衙門爲然各衙門無不告匱矣夫以根本之地輓運之樞而乃一空至此如坐漏舟朝不及夕願皇上思如此光景可寒心否而說者狃于日前苟安夫寧知可憂正在此耶然而寧獨南中卽天下俱苦此病如人元氣奄奄咽哽塞不於此時從長打算同心拮据嗟乎危矣夫以民艱如彼國卹又如此此固鄭俠所

不能繪之圖而留侯所不能借之箸爲此者則誠難抑豈可以其難而弗爲哉爲之始知其難弗爲而難者自難矣洗心畢力以實爲之或尚可轉其難漫爲之而難之後愈難矣伏願皇上嚴飭內外大小臣工勿以目前苟安遂忘衣衾之戒疎桑土之防國是民生兵食紀綱蚤從實際處做起務盡祛積習共矢蕩平以揚厲聖治而我皇上尤於振揚神氣之中時時存保養元氣之意以爲國家固根本末治安仍勅撫按澄清吏治加意保釐禁絕私派招撫流離務使上之養元氣於朝端下之存元氣於百姓而南中空虛已極出浮於入容臣另疏條悉亦乞勅該部爲南中從長計議務補足額再勅各省直撫按司道等官無視南庾爲不關痛癢徒煩臣之蒿日疾呼也臣草疏畢聞三晉流賊勢益猖獗近日破城圍邑距臣鄉止隔一河不勝震

隣之懼而臣鄉兵食交匱萬分窘苦即如
守昌巡撫已撤回鎮且有新兵食原額之
餉矣乃監軍道供昌餉如故兩兵重餉各
省所無若不從長早議將來銷算數多勢
必苦此一方重復加派伏乞一併勅下該
部該省撫按凡流寇已發者作何殲滅未
發者作何防禦務使早靖萑苻收效徒薪
而昌餉自應與各省一體部發毋徒苦中
原之父子
兄弟為也

八月疏叅怠緩漕折各官

南漕拖欠已過六
年完者不過十五

浙杭蘇嘉等府欠至八萬五千餘金雖叅
罰時行而陞考不絕怠緩如故先生疏糾
浙江布政董承詔松江知府方岳貢青浦
知縣朱錫元等住俸帶罪督催仍乞勅吏
部不得徇情陞轉而人無敢以怠緩視事
者○先生焦心經畫而病於掣肘手不停

批夜不交睫作南度十九首自謂於桑杜
杼軸甚楚諸篇腸倍熱矣有云豈應綿力
任一擔付書生自愧無心計差能冷面情
憂深周世淺恩重視官輕國難方如此寧
天未欲平又云天下溝中久誰甘此任虛
髮膚非自愛才識愧吾疎學問還經世網
繆慮侮予設今尼父在會計想何如與鳳
陽應天浙江江西湖廣河南各巡撫書曰
時事維艱聖主宵旰以望治平有不竭髮
膚以畢力幹濟非人臣也以台臺攬轡澄
清吏治民生何患不煥然改觀蓋吾輩當
此多事之日事大有為之主寧敢負天子
負所學不實為國家做事即欲不做豈忍
不做即欲不做豈敢不做不佞受命飲冰
凜凜蚊負惟是將伯同心匡我不逮是藉
如有司違玩明旨視南庾如秦人視越人
之肥瘠也以致南庾日置日今且一空如
掃矣目下本色折色無不交罄而官軍之

所呼籲北部之所索逼內供之所急需日
日號擁日日檄催緊要應支不下二十萬
應補支應還北部事例銅本又十七萬乃
有司拖欠累累百萬而量沙難唱借箸無
策其奈之何至新糧屢奉明旨比漕見解
亦未聞有一遵行者况漸次正官輯瑞署
篆愈不留意危哉岌岌乎台臺同舟之義
其能不賦無衣以台臺之靈多方嚴諭喚
醒睡夢而使之覺豈獨有裨根本只今屢
奉嚴旨不得不破情面重叅革斥卽各司
道守令亦當思所以自爲計矣倘傳示此
札於貴屬司道府俾仰體聖主之焦勞與
台臺同舟之誼早督如期感念雲誼其寧
有諉惟惠我德音不佞敢在下風與布政
司糧儲道及徽安各兵糧道書曰日者出
國門時相知鯁鯁南庾之日匱也猶意或
未至如人言之甚乃今縱觀帑藏一空如
洗本色倉已垂盡折色庫無分毫而目前

緊要應支者如軍餉漕運內供官俸約二
十萬有奇借過北部事例銅本約八九萬
官軍俸銀尚有欠二三月有欠半年有欠
一年者且漕船料價內府上供日日迫籲
而官軍填門日日叫號外解稀少蒿目無
計門下貴屬所拖欠本折無筭至本年新
糧已奉屢旨比漕見徵見解今二年分多
已解完不及此時趁熟徵解必待過年壓
徵殊不可解况今冬正官入覲署篆者愈
不關痛痒不佞已具疏入告矣豐鎬根本
之地朝不謀夕豈不寒心萬一以缺餉呼
庚不佞固無所迫於覆餗門下寧能不分
過乎明旨責成甚嚴目下應摘察應舉劾
君父焦勞安敢復顧情面惟留神撥冗如
檄速督將東南實式靈之豈獨不佞受明
德賜時迫事急不禁疾呼惟鑒在回示幸
甚此啟幸抄白傳示貴屬各府轉示糧廳
刑廳及各州縣何如○解官李德祥掛欠

南糧三百九十餘石本官已故妻子行乞且將女變賣先生釋放回里支紙贖七兩贖其女牌行東城兵馬將本官幼子李光前出獄子母聚首

十月疏陳南庾匱窘

各倉本色見在僅十五萬六月支放至九月如

掃庫貯折色止九千三百八兩有奇即時放盡老庫在天啟三年尚有二十三萬時已罄盡北戶部借南糧累至二百六十四萬六千有奇而搜助大工兵工部楚藩借欠共二十六萬二千餘兩每年額入共二十八萬八千五百有奇比入數缺額一十九萬先生乃疏陳匱敝危急之狀又劾布政莊廷臣等督催勒限完解南庾匱窘疏畧曰臣部之匱誰匱之北部也其窘誰窘之北部也其危急誰危急之北部也臣部先年頗稱饒裕豈遂貧困至此自萬曆四十二年

以至天啟等年北戶部以疏奏亂形已著等事咨借五萬矣以欽奉聖諭等事咨借二十萬矣又以兵餉孔棘等事咨借二十萬矣又以解蜀咨借十萬矣又咨折解兩年倉米五年黑豆共銀二十一萬九千七百兩矣又咨改解淮庫銀九萬八千五百有奇矣又咨買發銅商領銀五萬矣又水兌改折充餉解過六千九百有奇發商銀五千一百有奇矣此外仍有搜助大工一萬四千五百有奇兵部咨借六萬兩工部咨借殿門陳設等銀二萬三千六百兩湖廣布政司以藩工借欠布絹共一十六萬四千餘兩不與焉自江西南糧抵解蘇松杭嘉等府漕糧三十七萬石有奇遂虧臣部半年之額乃漕折銀至今尚欠八萬五千兩有奇也自楚餉改折解黔天啟元年起至崇禎二年止共九年每年二十六萬內除三年歸還一半虧折臣部正耗米額

二百一十四萬五千石有奇也總計之除助大工及兵工咨取藩工借欠共二十六萬二千有奇不羨外戶部實咨借動臣部共折色九十三萬二百有奇共本色解黔抵漕二百五十一萬五千有奇二項共本折三百四十四萬五千二百有奇除臣部題留事例二年共銀十二萬九千有奇漕三十萬及以蘇松等府漕折抵兌江西南糧外實借動臣部本折共二百六十四萬六千有奇夫比肩事主同舟共濟何分彼此然臣部今日如此匱窘如此危急該部豈獨不念曾為借動如此之多而不一手援且日索事例索銅本是斷斷也臣亦極知戶部尚書畢自嚴苦心之極攢眉之極且當捨攘旁午之極然奉天威而輦轂之嚴催猶易握籌笑而多寡之劑量猶專何似臣部催呼不靈乞借不應徒束手待禍至之無日也假使臣部出入之額相當

猶曰尚可設法督催也今臣節查出浮于入之數姑自天啟六年羨起以本色言六年分支米八十三萬七千零而解到止二十九萬二千零七年分支米六十五萬七千零而解到止三十九萬九千零崇禎元年分支米八十三萬二千零而解到止六十五萬四千零二年分支米六十六萬三千零而解到止五十六萬六千零其不足者以舊存及截漕奏放耳是四年本色共笑出浮于入者計一百七萬八千餘石也以折色言天啟六年分支餉并解北銀四十七萬三千零而收到五十一萬三千零七年分支解銀四十二萬一千零而收到止二十九萬三千零崇禎元年分支解銀三十五萬九千零而收到止三十萬六千零二年分支解銀三十八萬九千零而收到亦稱是蓋以前三年老庫存積水兌改折又以收抵漕折留借事例催解舊逋又

併解北總羨在內故有此數其實省直解到之額通計四年不過五十餘萬耳然而出浮於入者亦十四萬一千餘兩也二項共出浮於入本折計一百二十一萬九千有奇此亦第就解收支放之入不敵出言耳猶曰尚有欠額可督催也乃臣會計底數每年實實虧額即使各省直盡數解到亦不能敷雖云本色不足第前任尚書張樸因天啟六年出浮於入五十四萬五千之多次年始題准復本色而連年猶虧五十三萬之入額今幸明旨免臣前請歸還一半楚餉即解運不時支放不給亦猶曰尚可通融督催也若折色則懸絕甚矣臣徹底清查各省直每年額解止二十萬八千六十二兩九錢零各衛屯糧每年新增并欠荒銀共一萬六百餘兩五司稅銀共九千七百九十餘兩以至鹽鈔房鈔茶引灰價等項零攢合羨止九千九百二十四

兩零又廣東三年一次每年額解止二百一十九兩零共每年額入實止二十三萬八千五百九十五兩有奇乃每年額支除鳳陽倉不算外其水陸兵營奇兵營選鋒武操神機等營飛英錦衣應天鎮江等衛各月糧口糧鹽菜馬草冬賞折麥等項及文武官俸宗糧漕運頭二三撥等項及解北銅本及織染局奉欽取等項內官監銅絲網工食等項總共實約該銀四十二萬八千六百四十四兩有奇比入數額缺一十九萬零四十九兩有奇此即各省直全數解到猶苦不足况尚有水旱之拖欠不虞之別費每年額少一半即使管子鄩侯劉晏王鈇當此必不能為無米之炊也一年如此二三年後南部之額盡矣必將潰敗决裂不可收拾矣伏乞 皇上勅下戶部念比肩同舟之誼查借動未還二百六十四萬六千之多羨目前緊急應支三十

餘萬之數諒臣部匱窘危急之情狀務將出浮於入之十九萬有奇補足正額庶臣可借以展布不然臣將不知所終矣無論時方多事緩急安資卽今脫巾屢兆燃眉無策待誤事而後罪臣部無謂臣部不預先說明也第戶部今日亦當多事空乏之際安得此十九萬金錢補臣部之額臣亦有說於此該部空虛臣不敢望盡還前借也三關稅銀臣亦不望盡瓜分也事例臣亦不敢望永留也惟是臣部匱窘至此危急至此若不徙薪直待焦頭爛額不知又損官家幾百萬金錢况該部一體之誼負欠之多何忍不一動念臣有一簡易之法查得督稅分司原稅銀約近一萬今議加一萬又加蕪湖稅銀三萬夫部議奉旨原止加二萬耳鄭三俊議稅蕪湖始有此四萬之數合無每年除蕪湖三萬內解一萬戶部支用其餘二萬并督稅司新加一萬

仍留臣部作正助餉又查得南京各衛屯糧每年有新加餉一萬一千三百餘兩合無以後留抵缺額又查得事例每年約四五萬六七萬多寡不等合無以後量留臣部每年除加稅三萬屯糧新加銀一萬一千三百兩仍扣事例六萬八千七百兩共足十一萬之數俟三年後臣部稍充漸次歸北此外仍欠額八萬或再於蕪湖及揚州鈔關議暫留三萬共足十四萬二年歸還此外尚欠五萬及每年尚有水旱拖欠及不虞之費亦不下十餘萬臣當多方節省多方鼓鑄或通融本折接濟一二如萬一不肯再留蕪揚二稅亦須再扣事例一萬奏足十二萬數方可措手倘該部吝刻不予或以本折通融套詞支應無論臣卽冒罪不敢任受卽前兩年中鼓噪危險之狀及前督臣拚官拚命截漕之故該部應久知之今隱禍尚伏殷鑒未遠願該部

稍念根本極重之地兼念曾經借動之多
毋徒往返爭執致悞軍國重計幸甚又曰
近年之兵收甚易散甚難近年之餉增甚
易減甚難南兵冒濫萬曆天啟以後新增
本色十三萬五千餘石折色七萬六千三
百餘兩若清查到底一歲可省一二十萬
又乞以北部借過之數補先年南部借動
銀五千一百兩及八衛借過事例補解代
追銅本二項披陳危切不啻呼籲僅得不
必動氣爭執之旨及部覆事例屯糧關稅
俱不行而僅許制錢代進東司務傳示十
三司各差曰昔人云公爾忘私國爾忘家
此純臣之心而難責之衆也不佞客歲十
月保泰疏中曾云視為君父如為官視國
事如自己家事庶幾忘私忘家之意然猶
是岐而二之也今我輩官此地君父以錢
穀出入根本安危交付我輩不為君父其
何能官不實體國其何能家况天威日嚴

責成甚重君父事便是官事國家事便是
自己家事何但視如云乎昨見註銷嚴旨
凜凜斧鉞吾輩雖去天尚遠亦是天威咫尺地也敢不奉行惟謹但吏書積玩習與
性成非破格震厲終提掇不起意欲設每
月比較一法先儘奉旨事件次及咨覆次
及本部批行十三司各差一體施行仍欲
各司各差俱自置緊要錢糧額解額支及
拖欠簿籍各印官自行籍記自行查銷彼
即神運鬼輸何所措手凡印官差滿交代
必具一簿籍并無隱匿錢糧等弊差滿甘
結方許離任人人各課職業事事皆尋頭
緒而天下平矣嗟乎若吾輩非實實以私
視公以家視國非實實將君國事當作家
事做則此官傳舍耳勾當情面囊橐足矣
何苦任勞何苦任怨而日皇皇也純臣之
心誰甘獨無願諸司熟計教之手扎各倉
塲曰不佞生平最愛山水尤愛南中山水

金陵佳麗夢遊久矣自渡江來近五十日未嘗一問各勝問古蹟問詩酒蓋每月部事院事幾消盡此日而又以其餘力驗米每一往返必三四十里或七八十里又或夜分不寐日晡未食豈獨好勞直謂國難未平帑積俱罄不得不任勞任怨振飭一番頃親至各倉塲則見米色比舊頗紫支放比舊頗平負米軍士歡呼載道足見諸司體國修職之效然怨不在明誠貴無息不佞又不敢不為諸司勗也前不佞驗米時見囤基不足守候稱苦則五塲六塲自應設法補修而各倉有寬有窄向來拘于一定縣分守株膠柱以致交收不時今後或於空倉隨便收納未為不可又每見各解官解戶有願告改水兌者水兌有餘地固佳即無餘地無妨於空便近倉免曬免轉販即准照水兌例兌放量加餘耗作正支銷每年所生息當不止數萬似亦可

至於倉中一切書吏軍斗尤須嚴禁需索近見全椒縣詳為申明奉旨減派扛使痛革積保倉塲弊害以蘇民困事內多腐心疾首於內局之抑勒與保家之刁蹬又欲請劄各倉嚴禁需索夫內局非外庭所得過而問者保歇原無益於公家甚蠹擾於解戶可否革去不用若倉中需索或是不佞未到時事更當嚴查去之務盡勿使滋蔓保歇衙蠹有屢革仍復鑽入及包攬生事怨聲昭著可即廉其尤者具悉其狀予其懲而茲厥後甚勿洩也洩則颺去

疏議鼓鑄 上從之

時南計日窘且諸事掣肘仰屋無策是年十月

先生乃詳議鼓鑄之事謂足國之道有全利而無小害舍此而言理財則聚斂他術非所知也疏曰臣自受事日夕計筭見臣部缺額之數實一十九萬有奇竊為廢箸

浩嘆者久之夫以出入原取相當安有出
孔若此之浮不爲計者又安有出孔既浮
入孔盡絕就中止有一綫稍可議入而并
此一綫不亟圖者事不預圖只待水窮山
盡嗟悔何及則臣愚以爲無如鼓鑄便益
鼓鑄之利可以計本而責償易核也不煩
加賦加稅而稱足易行也以南中俸糧供
南鑄復以南錢支南俸南糧易畫也臣部
有舊廠有新廠不煩更創易因也官不必
另設役不必費帑易舉也利國不病民利
南不病北易遵守也然而前此未收其利
者何故則以其源未大且其法未詳其弊
未塞如舊廠二百餘爐止存一百二十五
爐新廠一百八十爐日就傾圯鞠爲茂草
而併一百二十五之舊爐亦盡爲官與匠
役之利府嗟乎譬之人家窮匱奄奄餓斃
有田數畝而且半蕪之且盡蕪之且私稼
私穫之不相率填壑不止且既虞無銀兩
矣又虞無銅鉛而且私錢蝟而溷焉冗役
蠶而食焉司鑄之官因無考核未免燕而
處焉錢者泉也泉既壅安得不竭故曰源
未大法未詳弊未塞也如前數年管廠司
官每年獲利不過一千五百或二千或三
千近日本部尚書極爲糾覈然獲利亦僅
兩倍往年洵若此卽謂之未嘗利焉可矣
臣愚以爲欲補罅漏須求實用欲求實用
須勤鼓鑄欲勤鼓鑄則就中有宜復者有
宜廣者而其所以廣之復之之法又必使
無利不興無蠹不剔而後始可收官山之
利藉使每年利息不十倍往年猶是虛應
故事耳臣嘗讀大學平天下傳生財有大
道一段便思經術所以經世務若使無關
經濟安用經術乃知鼓鑄亦大道中一事
也臣近有韻句云海涸諸邊困泉壅九府
非亦殆有慨焉第臣多病才疎無能爲
皇上分憂每念南中缺額一十九萬除另

疏乞勅該部爲補十二萬或十四萬尙欠
五七萬并省直每年拖欠不止數萬安得
措手此局稍爲朝廷補一罅之漏亦臣忠
於皇上之夙志也然臣豈能有他謬巧
使鬼輸神運子去母來亦不過此生衆食
寡爲疾用舒之四者而已生何以衆也生
不廣則不衆故議廣鑄既仍舊貫復理新
局於舊者加十之四新者亦加三十各以
二百一十爐爲率然修房加匠增炭設爐
俱於息內銷筭不費公家一鏹也生無本
則亦不衆藉今爐加矣而本之則無竟是
空突耳故議鑄本但臣欲借事例而事例
已先借援兵矣欲借兵餉而目下嗷嗷尚
仰屋矣欲持明旨向各衙門借而除光祿
寺許三千外餘俱空文回覆矣臣議今欲
借鳳陽倉一萬或於楚餉內委該省府佐
買銅押運或於兵餉節汰數內奏借開鑄
尙未知能應手否果應手而生庶幾衆矣

然後可言食寡食指繁竊鑄多得不償失
矣况廠中人役趨如鶩營如蠅臣議革其
最冗濫者而銅鉛炭商舊例使費撥該局
盡行刪去如果實行價始不浮乃往時每
鑄有夾鑄之弊每爐各加私銅數十斤官
實與匠瓜分耳臣議今後如有此弊官卽
題叅匠俱拏問而嚴巡邏繕夾牆亦杜私
鑄之一法也乃奸人竊利私錢公行或於
蘆叢江汜聚衆開爐有司不敢問亦不能
問臣議該廠制錢必以一錢爲率卽手有
輕重亦必在九分三四厘之上若少至九
分二厘以下者許官軍持稟官役叅究若
夫私鑄則輕至五六分七八分止矣鵝眼
榆莢分別甚易今議以九分二厘以下二
文止作一文或勒令送廠改鑄仍嚴禁換
錢之家毋收九分二厘以下之錢則私錢
不禁自止矣此當候明旨下臣衙門轉行
各撫按道府仍咨南京都察院行五城御

史轉行各坊各衙門嚴禁者也如是度幾
食寡然而爲之不疾無論寸陰可惜抑且
爲私鑄引居諸矣故議速鑄何者速鑄則
其利歸官遲則夾鑄之利反歸私橐舊例
三十日一鑄近改爲二十日臣議以十五
日一鑄爲期連放鹽米共十八日大率兩
月必三鑄停爐之日必盡放匠役出外不
許留局滋弊乃若銅商之來也不時一來
而爭市者如蝟竊市者如蟻蓋兩部爭市
既恐傷雅道而壟斷者且兢兢私買私鑄
所以每報銅到旋歸烏有近日本廠停爐
月餘不得收一鑄之用卽有鑄本安施臣
議以招徠鼓舞之法責該廠以嚴查足用
之法責蕪稅新司或間委楚中府佐買運
如是爲度幾疾而又苦於用之不舒也臣
部襟肘已極一錢到手東來西去本利俱
歸尾間卽真錢湧如泉亦泡影耳臣議漸
積銅本另貯錢息或候半年一年計羹藉

千方可接濟萬不得已之急需不許輕動
一文卽官俸軍餉照舊搭放然用一文卽
兌補一文之銀雖用猶弗用也夫有生衆
者以開之源又有食寡爲疾用舒者以節
其流則周之九府漢之五銖不得專美於
前而錢之流也如泉矣要之理財之源又
必本於用人新舊二廠卽其所用之人也
設無稽核之法何以勸懲臣按日而省計
月而課復以季計之以歲計之果孜孜皇
皇惟國是利生息旣多而不潤私橐不耗
私蠹臣當以上上考考之咨部優調以備
異擢其次考上中咨部紀錄或優以名藩
或優以闕差考中中者僅准復職考中下
者量行罰降若有私鑄染指柔靡無爲及
漫不事事者臣當不時叅論仍照各倉闕
差例并入總督衙門舉劾方可一振暮氣
急充泉府凡此數款皆臣所嘔心借籌而
可以少救錢法之弊以補南計十九萬之

鑄漏者也惟是早行一日則多收一日之息實行一件則實收一件之利臣向見南科臣陳堯言條議新廠開鑄疏極服其救時苦心遂於根本重地疏內及之已奉旨下部該部依擬具覆矣臣遠在南服未見部咨不知前覆曾否已奉明旨但臣思皇上慎重之意或恐添官費帑耳今臣力任此事不添一官不費一帑利國而於民不病利南而於北不礙且天下事利害常相半有全利而無小害者惟錢法獨也除臣一面委官料理外伏乞 皇上俯念燃眉立賜俞允仍乞嚴勅俾着實舉行庶前此醉夢人心又經一番喚醒其為錢法所必需者因明旨而踴躍思赴其於錢法稱宿蠹者因明命而惕息不違臣以臣之血誠盡心料理庶可借手以稍舒聖主南顧之憂在此舉矣若舍生財之大道而另談聚歛臣實無此經術耳于本年十月十二日奉 旨這條奏鼓鑄事宜不必增官費帑興利剔弊具有經畫著即擇人委任著實舉行鑄本借何銀兩該部速與議覆

上計政六事

十月疏陳計政六事南糧之裕

疏曰今天下所大可憂者非止一端而財用不足其最也夫財用何嘗不足無所以足財用者故不足耳惟不足而更求財用於財用故愈不足耳周禮周公經世之書而九賦九式九貢九兩皆隸天官司徒一官第於五典十二教保息六本俗六三物八刑五禮是敷敷焉反若不專言財用則何也孔子夢寐周公而得宗莫如曾參願學莫如孟軻何一則曰長國家而務財用必自小人一則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此其故又何也意者政事即財用之源耶不從政事一清財用之源直從流處做起即

日言加派言摻括言汰兵言裁驛言抽扣
 言捐助言增稅而雖海之大不實尾闈矣
 臣非謂此數者可以盡廢然而非其源也
 源何在所以經政事者是也人情喜寬惡
 嚴法紀易淆難清如出入通融而其額濶
 而不可稽也欽奉號件漫無完報而日寢
 閣也題奏無專司會計無專官而各司事
 體紛出麗雜而日叢脞也每一差出人多
 趨避或紛紛差假而罔與營職業也凡此
 皆無政事之大者額濶則完欠支放不清
 號件寢閣則法令不行事體紛雜則惰窳
 不振趨避差假多則急公之念少完欠支
 放不清則政事蠹法令不行則政事玩愒
 窳不振與急公念少則政事廢如此即財
 用充足尚虞其匱况當其極匱而安可不
 思所以清之遡其源而本乃立源一清而
 流自潔臣有六議於此有係創設而非明
 旨則不信有可徑行而非明旨則不承

謂臣於本部代庖耳官本傳舍代庖又傳
 舍之一宿也何必僕僕勞怨第臣愚忠一
 念見臣部匱窘如此須從新整頓一番即
 肝膽可碎何避勞怨又安敢視為傳舍之
 一宿而以五日京兆自畫乎一稽額出入
 以杜浸漏臣部舊無額出額入冊止據解
 到即收劄到即放雖各司亦有草冊然麗
 雜紛錯而不可一也即真正振刷者極數
 十日之目力亦難周閱不過就所解所劄
 一核其數耳謂此中保無侵漏臣未敢信
 如近日查出湖廣司積書韓文綜等先年
 將湖廣湘鄉縣興國州官解銀批徑自作
 弊發回臣議臣照前總督衙門疏申新設
 額入額出簿籍清核查造每樣三本一留
 堂一發司務查糧各廳一發該司每日該
 司親自查填每月堂比查對如此即吏書
 有通神之手其能上下乎一特增比較以
 完欽號夫 皇上勵精綜覈惟日不足為

臣子者豈以南中去天稍遠遂敢玩忽毋亦積習相仍每一奉 旨事件一經行文便足了事欽號如此安問衙門事乎所以每行一文移催一錢糧經年累月沉閣不報固由有司積玩亦由該司緩催若不從此整頓後將安窮臣議各司每月特增比較一法其號件以欽奉明旨事件為主次及咨復乃南北部院所咨行事件當完者次及批發乃本部所批行當完者而每朔望司務官逐件查銷完否每月終仍令司務會同新設本科比較完欠呈堂嚴比各差亦然或謂各司事件未完大抵係發行司府州縣非該司遲緩獨不可上緊一催乎獨不可間行差役守催乎獨不可一呈堂嚴檄乎此法立而號件庶可早銷即有漫不事事內而各司各差外而司府州縣自有考核糾叅之法在一特設本科以重題奏凡臣部題奏本章奉 旨覆行者本

為衙門規範乃漫無稽考得旨之日不遇一出案了事久之并其原疏原旨烏有矣臣議比照北京各部院設立本科一員不煩添官不費增役即於司官中遴選青年有才甲科專司管理凡應題奏脫稿之後清理原委磨對字句奉 旨之後稽查催督彙抄存案皆該科為政凡本部欽奉等項號件俱本科會同司務比較凡本部出入等項錢糧俱本科會同各司查核凡各司各差之考滿者俱本科會同該司稽考應用該吏一名書辦三名各當該及書辦內選充一年另換不必另添工食臣部差有濃淡人多趨避本科一差最澹且勞而人爭避者若不設法優異何以示勸合無今後每年一換考核中平者照舊員司其果賢勞茂著另行移咨吏部紀錄優調以勸賢能如蒙鑒允合無照查糧廳等差例另行題知施行一立會計廳以稽支放臣

部錢糧雖有年終奏繳總係隨收隨放之日行而非額入額出之定則也况臣部本色錢糧既設有查糧廳折色錢糧獨無一人專司止隨各司說堂便給庫劄似不可不設法覺察今將本折解收一委之福建司及司務廳稽覈本色支放一委之查糧廳稽覈折色支放一委之會計廳稽覈而本部人少事煩難以再添一差今議即以鹽政廳管凡有支放庫劄必經該廳登號簿仍填入額簿每月庫報月放仍即發該廳查覈回報而各倉之報月放亦發糧廳查覈回報庶會計清而重支月放之弊無所容矣鹽政廳除印發鹽引外無所事事且多係甲科註選劄委會計亦與鹽政相始終任滿以會計與鹽政一體考核不必另行具題亦不必添官費役計甚妥便一酌明差序以杜趨避臣部各司官差序久有定例無容更置惟是差有甘苦勞

逸之分人情亦有趨避舊時爭避紛紜甚非雅觀近年臣部堂官多嚴司官多賢故無此弊然以臣微窺之其念或未盡化其跡或時相畸則何也差例固一而前後所題應及之額則不一不故熱熱故趨趨故有所避有所趨避故爭此人情也如關差非人所熱而趨趨而爭者乎舊例用俸深員外主事近年亦有題准移庫差者有題准用水兌者有題准專用甲科而以鹽政後湖水兌等差酌量移差者臣素性方板爭差情討俱無所施然屢題紛出而不歸一未免開人以趨避之端臣議今後督稅分司一差專用後湖鹽政或間用本科蓋以此三差事簡而必甲科且不妨兼理本差照俸定差不論職銜差過者不得再差其餘比新揚州淮安等差近日題准專用甲科而亦有鹽政後湖水兌酌量移差之旨臣部甲科甚少而倉差水兌未必皆

甲科也合無今後各關差出先儘甲科次
 及倉差水兌之乙榜者一甲一乙挨次互
 用甲科不論曾否差過倉塲者先未差之
 甲科乙榜必以各差倉塲為主而未差者
 不與焉無甲儘乙無乙儘甲差過關稅者
 不再差關稅差過倉塲者不再差倉塲而
 江北鳳陽二差雖係倉差體面稍優遇關
 差不得以倉差例論如關差未出而庫差
 及江北鳳陽差先出者自有遇關則關遇
 庫則庫遇江北等差則江北等差之例在
 夫臣亦第為中人坊耳料賢者必不介介
 於此也一禁討差假以營職業夫官南部
 者大抵視為閒曹向來臣部司官差假紛
 紛以致缺人臣部錢穀之司非比他曹若
 令討差討假者優游里閭而拮据王事者
 獨甘賢勞是豈人情也哉况今聖天子焦
 勞宵旰人臣何忍安坐糜俸臣議除親老
 身病情真及事體萬不得已或酌准外其

餘不得紛紛言差言假務要仰體 皇上
 勤政至意一意營精職業共熙庶績若有
 差假往來跡涉趨避者人之多言亦可畏
 也至於嚴餽遺革常例禁受詞則固司官
 所無而不可不凜凜飭者崇禎三年十月
 二十三日奉 聖旨錢糧額入額出全憑
 冊籍綜稽若止據解收劄放各司為政婪
 屬猾胥通同侵漏何從清核南中向來計
 臣所職何事漫不經心若此至嚴比較設
 本科立會計酌差序禁私假俱於計務大
 有裨益呂維祺具見振刷便如議着實飭
 行勿僅托空言該部知道○各倉司舊例
 以致米色粗惡且科索使費問罪延遲以
 致解戶觀望不前每隔兩日親自驗米嚴
 禁衙役需索盡革司官常例有過限應罪
 者一概盡免各省解戶聞風響應舳舻滿
 江南帑漸裕且米俱精繁軍士歡騰○先
 生以正人心振綱紀持公論端士習為事

司屬差序一毫不少假借諸司在未任前及去任後下獄各三四人先生在任三年有過即預飭以故無掛片紙者科道公疏有堂官任事苦心形神俱疲寢食俱廢率屬勵精司官亦以堂官之心為心共圖實效等語

題設會計簿

先生以錢糧不清多由猾胥去置會計簿疏畧曰臣讀孟子至孔子嘗為

委吏曰會計當而已矣每疑孔子聖人也必有作用可以奪造化役鬼神第云會計當已乎似平平語乃今身司筦鑰始知會計當亦不易言矣今天下直無會計耳又何但弗當也無會計則頭緒不明欸目不分銷笑不確而欲錢糧之清也何日之有然而此非甚難而不可辦也非煩苦而不可因也非紛更而不可久也而卒無有行之者豈果無哉行之非其人仍不行得其

人行之矣及其人去又仍不行何者惡其害已而皆去其籍也夫錢糧取信于籍耳即有籍矣會計未必清也即會計之籍清矣錢糧未必清也若併籍而去之長此安窮如臣部錢糧會計非無而止核其流未探其源簿籍非無而止存其鄂未批其賸在倉庫則由而不知在各司則分而難合或渙漫於若存若亡或綴拾于掛一漏萬或借口於前官之收去或漫應以舊規之原無即本部尚書鄭三俊嚴查更置一番今亦悠悠不可盡問此其故何也新舊不傳任意去留雖存有散漫司冊亦無堂印即重新做起亦只向吏書手口中乞靈從腐爛故紙中傳薪然既兆足以行豈可舉復成廢嗟乎當此聖明振厲之日不為變通可久之法後復奚望頃鄭三俊寄臣書云留都之空額原不足解又愆期內蠹外蠹交相為奸有司益不知有南計又曰南

中喜寬惡嚴害已去籍習以爲常卽諸卷簿咨案十不得其二三索之則云前堂收去等語臣謹將臣部堂併臣總督衙門及各司各差一應舊存新置緊要簿籍有關會計者一面清核查造一面請旨裁定合無此後凡交印交差之日一併將各緊要簿籍相傳交明收掌應題疏者入疏題知夫此事似細而所關實大此舉似緩而所扼實要此核定似勞而所享實逸本臣部所可徑行者但人情久玩法立弊生若不乞明旨申飭永著爲令恐轉盼之間又成虛文矣然不獨臣衙門可行卽天下內外大小衙門皆可通行無礙臣聞于文猶知舊政告新鄴侯猶知先收圖籍况以聖人作而萬物觀今政孔子所云三年有成之期者提綱挈領時亮熙績恒必由之豈直曰一會計之當錢糧之清已耶○寄友人書曰祺性好山水不能詩而愛作詩不能

酒而有酒之意白下山水又最佳麗官白下者大抵號爲閒吏乃祺則入忙局矣自到此來直是塵案尾瑣唱籌填委每日非部則院非驗入則視出甚之呼餉呼俸呼漕呼商環門偶沙大令人厭且怖日晡未餐夜分方寐頗類美緡商賈守藏倉官也而又安有餘閒問山水白下有牛首鷄鳴棲霞雨花諸勝日在目中在意中而不能一至詩則僅十九首耳又三月不知酒味此不惟是忙吏更是俗吏矣乃若蒿目空帑疾呼不應嗟乎豈有如此重地公私交罄安危付之一書生而不懼者乎第從來混入混出尾間難填祺徹底清查始知每年出浮於入實一十九萬而拖欠他費不與焉子曰會計當而已今直是無會計耳又何問當不當是以不得不與主上言不得不與當國者及司農言况北計曾借南使二百六十餘萬以補償借何說之辭不

然惟有陳力之訓在也倘可借手稍紓燃眉因以問名勝問杯犖問題咏無終使白下山水笑人忙更笑人俗惟是志在白雲病欲倦飛豈能復使三徑松菊笑人慙勤歸未得也諦觀小刻而此中之忙與俗亦可想見惟知已者有以教我○牌行五城兵馬及上江二縣嚴禁濫羈

十一月揭陳北部借餉

北部借南糧至二百六十四萬以救南糧之匱日甚乞暫寬稅例一年緩解情至危迫竟不行具三瀝血誠揭畧曰職惟補苴前遡南庾置窘等疏情非得已蒙我皇上規以不必爭執教以和衷體國無論癡心迂學夙明此義即在長安尚以和衷持平苦口廷臣今乃躬蹈爭局哉且北部旁午仰屋是何等時而職可爭南北輕重緩

急自不同而職敢爭職出國門與計臣畢相別感嗟謂南北兩重擔各勗努力同病相憐而職忍爭以是知爭非職意也職恭釋明旨所謂釐弊核逋督解塞耗者身拮据之受事以來庶幾手直罅漏力挽逝波稍稍有起色無奈事到奇窮愈做愈難愈補愈漏若不及今早言如何急講長計如何暫濟目前其患有不敢盡言者使皇上罪職部所司何事只務呼籲爭執職罪猶小使職部只圖苟且延挨明明朝不及夕不早聲說職罪更大也反覆踟躕欲言復噤益言之類不解事不言又恐悞事萬不得已敢以職部實積窘難以支撐及實實缺額難以驟充之確情再為冒陳憑皇上鑒照裁奪焉職前疏遡南庾之匱窘危急詳矣而北部疑未確也今管庫主事譚先哲揭開兵餉緊急欠積額缺數其收過止一十一萬七千二百零而放過已

一十六萬七千七百零本年應入止二十三萬八千五百零壓欠該二十三萬二千二百零而本年額支除不時欵取不羨外仍該四十一萬三千六百零又職前疏回奏匱乏根因內言十九萬缺額之由詳矣而北部疑未確也今據司務廳會同十三司印官會查即如政譜一書上下十年今支比譜溢額者已近七萬而未開政譜已前之溢額寧止十餘萬乎而上命不時之供與連年封婚之需時估之增揆括之數寧止十餘萬乎而近因題復水兌所損折色入數者又寧止十餘萬乎以此知先年原入浮于出近年反出浮于入何惟難還楚餉本色猶缺而折色遂虧十九萬也此積窘缺額之確情也乃職復心口自責曰聖天子不忘南顧飭舉劾嚴摘叅定考成杜蠲免從此何不實心任事為久安長治之計乃日籲日呼職實愧之雖然職正思

實心任事為此危地計久安耳其不能以鉛刀驟割者才固有所限而時會值其窮也何者職部去天稍遠既不能如北部之近借天威議按扣議增稅議捐助議遣京卿議加派地私無不應手固勢也理也即比撫按亦不能如其願指有司權能設處即比司道守令亦不能如其朝令夕下權宜緩急尚可揆處那用即比南京別衙門亦不能如其雖稱不足非關兵機猶可等待夫以一膺懸三軍之命安危在呼吸之間不過乞靈有司借力撫按仰靠北部一不應則如延蝸之粘壁立枯雖曰通負可督催而終不能以一任降制有司之死命所以有明明申文稱有一分先儘北一分者大呼不應催法幾窮况外通折色原數不多且強弩之末也雖曰耗寶可清核而已定之尺籍不可以越俎驟削上用之欵取不敢以時緇擅裁職與南樞臣傳面訂

各軍兵姑以見在崇禎三年十二月支數
 為額不必議汰遇有事故酌量補銷行之
 數年或可省餉如許第謂餉可驟減兵可
 驟汰是吸西江蹈覆車也即近日職所請
 旨申飭者與見議改折水兌者且無論本
 色更當慮且無論雖折亦尚難補缺額之
 數且無論外解必不能如數全完且無論
 尚有水旱不時之虞即事事立應銖銖全
 來亦料理在一年之前收效在一年之後
 譬如窮家困空田蕪有一人焉起而為之
 亦必先借牛種暫濟饗發而耕耘在春夏
 收穫在秋冬借令方種田時便欲食其利
 得乎哉同室之人不念先年逋債而并牛
 種饗發之升斗斲之而且日誦詆以逼新
 債是將救死救過之不服尚能為乎是以
 不得不仰煩北部念南北雖殊原是一家
 一體豈可使一家有填壑之孽子一體有
 偏枯之半身今亦不敢更言永留惟乞暫

寬例稅緩解一年若一年之後斷不敢更
 煩挹注仍容稍充一解還至京稅原係
 南額非邊額新稅量留一半不失原題二
 萬之數于北無損一滴于南已濟一壺庶
 可留任事之餘地以救此危局耳或謂南
 部終日言危未見何危遂謂原未常危嗚
 乎危固可以倚伏蘊毒而遂怡堂也哉且
 如十數萬驕卒待命一層壓欠既積愈積
 愈欠虧額既窘愈窘愈虧襟未捉而肘已
 先露瘡愈潰而肉無可剜是危局否此非
 職私言也南中九卿科道大小諸臣人人
 可問科臣陳道臣劉查盤庫藏如掃可問
 即昨冬抄內府索料商索價庶宗索口糧
 官軍索麥索絹布營兵索餉環門偶語是
 何光景雖仰借我皇上之靈幸結危局
 然從此千孔百瘡日窘一日豈是可久之
 道南樞臣曾過職寓商訂稱貸七千金亦
 可問或謂如危至此前此計臣何以支持

至今毋亦老庫之畜截漕之米題留之例尚以六七十萬計故二三年內僅挨旦夕壓欠猶積一至此極也今數者無一焉雖還楚餉猶是望梅止渴卽以計臣昔在南時倉庫老庫尚餘八十餘萬猶上封事凜凜疾呼今寧無設身以處乎大哉王言南北總關國儲緩急自當酌濟正可反而觀也昔南贏曾以南濟北今南窘當以北濟南彼一時此一時亦不在職與計臣之身起見也若謂職以北部借南二百六十四萬責償一旦職則何敢職正謂南北非兩家兩體如人兄弟之相周血脉之相灌耳職豈不知北之空虛使此中萬分中有一分可以支持何敢屢屢叫囂於君父之前展轉思維靡所控訴如人窮則呼天呼父母 皇上天也父母也次之則不得不望將伯于天之喉舌父母之介子矣職到此數月心血盡枯髮鬢半絲豈不思爲

皇上支東南半壁但止補苴一時不能驟充積窘初猶意俟本部尚書鄭三俊抵任佐以從長計議永詒久安今自愧理財不效誠難動物不勝望洋而嘆謹引咎自劾惟 皇上之罷斥也惟命倘念國之根本漕之咽喉適當此奇窮缺額萬難驟效之日而天高聽卑南都之福也職之願也非所敢必也亦惟命仍乞勅戶部與職部同心商確暫濟然眉急講長策稍留足額之餘地蚤破補苴之積習職謹以先憂效和衷如

十二月詳陳鼓鑄

先生以南瘦極置惟鼓鑄

過二三千金大半爲吏胥中飽先生力爲振飭絕私弊限鑄期委郎中魏良槐管舊版年終報利一萬三百餘兩委主事何其侯管新版年終報利六千一百八十餘兩

疏陳鼓鑄畧曰九府園法其利如泉年來借官爐為私鑄以致公家空存鼓鑄之名而不得分毫之利良可嘆息况南庾如掃兼以缺額數多靠此猶如失船之壺臣疏業蒙 皇上允行且以鑄本借數多寡哀益接濟令臣詳奏復因樞臣梁廷棟條奏命戶部覈議概行嚴飭乃知我 皇上之留心國計至深遠也南販鑄本原奉明旨議借俸糧而各衙門方以寇警捐助難再分養廉之需矣議用楚餉而該省將臣部一切餉銀俱解藩司不知何項那用其餘多大呼不應矣議借鳳陽倉銀一萬而該倉亦以窘急止借二千矣臣多方節汰得銀四千餘兩並借光祿寺三千兩合之不滿萬金臣查兩廠每鑄約用鑄本各一萬二千兩有奇源源相濟須得七萬二千作三次鑄本方能奏手若有四萬八千亦可粗辨無奈其萬萬不能也臣晝夜苦思無可為計暫借兵餉等銀二萬餘兩又無奈軍需危急方借銀入廠之時便是索錢出廠之日隨來隨去如轆轤轉而又銅來不時分任難專近以冬抄營兵索餉又借廠錢幾空所謂居積致富亦萬萬不能也惟是臣與兩廠司官魏良槐何其僕仰體 皇上德意兢兢竭四體以從事幸不負 皇上嚴命兩廠笑至年終共淨獲利息銀一萬六千五百二十一兩有奇查往年鑄息衰益多寡不過以二千三千為率今未及半年獲息若此積之一年臣所謂每年利息不數十倍往年猶虛應故事庶幾其言可踐也雖然猶有不能大暢臣意者既苦本微又苦銅少而所最苦者又以兵餉時刻難待廠錢動支難償則臣所謂左難右難千難萬難而蒿目束手者也至議所借兵餉等項銀何時補還合無一年之外俟所鑄利息足為鑄本三鑄之用次第將

本歸還其利永永生息源源不窮以供南
 儲兵餉之用庶于十九萬之缺額可補十
 之一二耳若夫革補秤足分量禁違式杜
 私鑄已經嚴行兩廠司官及應天府縣五
 城等衙門遵旨申飭倘不洗肺腸以奉功
 令三尺具在其誰敢翫惟是南中制錢以
 一錢為率每一百零四文准銀一錢北中
 制錢以一錢二分為率每七十文准銀一
 錢民間行使已久似難驟更而至于按月
 奏報查得南中去神京道路遠遠或半年
 一報或一季一報仍于督鑄司官差滿之
 日總行考核應否允從統候聖裁非臣愚
 所敢必也再照兩廠商匠人以數千計人
 多則察難周利厚則坊易潰全在管鑄者
 力剔夙弊以裕泉源兩廠司官魏良槐何
 其僕才足辨事念皆急公所以獲利十倍
 從此更加嚴杜漏卮徹底一清是所深望
 至于廠匠用米每鑄各數百石舊以商販
 利歸群小臣議借糴餘耗等項官米食用
 其價除補還正項外每年尚可節費二千
 餘金如兩廠所報節省米價六百四十六
 兩有奇是也此外事事皆當經心銖銖皆
 當愛惜苟視國如家決不避勞怨從此一
 往當與二三司官殫厥心力務求實效固
 不敢一一仰
 煩天聽也

崇禎四年辛未先生年四十五歲在南京

三月請改水兌折色

上允行

浙江金衢紹
 三府并南直

徽州府萬曆年原改折色及天啟七年又
 改本色地不產米止憑商販節年侵欺無
 存且有司重復追比小民費一兩五六錢
 不能交米一石先生從該省布政司各府
 之申鄉紳士民之請題改折色崇禎三四
 五年其改折色之銀每百兩另貯老庫六

十兩每年另放折色一二月每逢秋收差
 官買米備放以補折過本色之用除抵本
 色外尚餘八萬餘兩而鑄局之息又約以
 三萬條畫接濟設處通融其疏畧曰臣部
 舊例酌倉庫之盈虛為本折之哀益然前
 此陳紅相因往往恃為便計今日帑庾盡
 空本折共急臣前振刷疏中有勿輕折一
 議正謂本色尤重脫巾當防也不虞本色
 雖空猶有新復楚餉之半為江西之水乃
 折色則庫無三五日之儲額有十九萬之
 缺其國計既如彼而新復水兌各府縣官
 每以本色為苦往往申訴百姓解戶無日
 不呼泣鄉紳青衿無日不懇籲而金衢紹
 等府青陽西安等縣解戶連名具狀哭訴
 于庭其民情又如此蓋水兌正耗一石二
 斗五升徵收必得一石四五斗而暗加幫
 貼及水脚蓆竹等費又復不貲是每石約
 費一兩四五錢矣今據各府縣申稱情愿

每石正耗一石二斗五升折銀一兩如所
 稱民咸樂從戶戶稱感非謬也但南直地
 方如徽州廣德等處頗為瘠苦地又稍近
 量減五分以蘇其困在百姓所省已十之
 四五矣除江西南昌等府及南直應天等
 府候申文到日另議比照施行外據浙江
 衢州等府南直江浦六合二縣申稱願每
 石折銀一兩南直徽州府所屬及青陽縣
 一縣情願每石正耗折銀九錢五分共計
 水兌正米二十萬四千九百八十八石餘
 耗米五萬一千二百四十七石餘共折銀
 二十萬三千五百三十九兩八錢三分合
 無一併允從若江西南昌等處俟申文至
 日比照前議施行而臣又不得不鯁鯁慮
 也折色固急本色尤急酌議改折實萬分
 不得已之計以今稍熟猶苦庚癸萬一水
 旱不時寧無不虞之慮合無今所議折銀
 兩凡解到庫每百兩除六十兩另貯老庫

每年聽總督衙門查盤會支或每年量放折色一二月或遇秋收差官買米備放總以補此折過本色二十餘萬之用即有緊急不許擅借即有撥括不許輕動庶不致急折色而又虧本色以蹈昔年截漕覆轍也臣為各屬苦難本色破格議折各屬宜遵比漕明旨見年及春徵解不得仍前悠忽以貽臣部仰屋束手之嘆伏候 皇上

一併勅下臣部遵奉施行再照臣部缺額一十九萬千真萬真千窘萬窘非從長計終屬苟且臣原議量加米折等銀而又恐為百姓累已議停止獨此水兌改折除抵本色外尚可餘銀八萬一千四百一十五兩有奇每年鑄局亦可約得銀三萬有奇臣再佐鄭三俊以節省清釐庶可補一十二萬有奇之缺額而尚有出浮於入之七萬有奇不能不望戶部之代為臣部籌也况改折鑄息猶需時日始可全收成效不能不望戶部之暫為臣部濟也經部覆奉旨南糧查照地方改折三年依議行餘銀可資鼓鑄着南京戶部飭屬課成以裕國用

疏陳吏弊請折舊逋 上從之

先生以民力日匱元氣日削且新舊并徵百姓益促遂詳陳吏弊民困之由請肅吏治量折舊逋并罷北直河南江北米豆折色加賦之議上從其請其疏畧曰臣初任入告首言元氣當葆存而致慨于吏治日壞貪風未息謂向來元氣全銷鑠于痿痺不靈勢不得不梳爬剔蝨然須于更張可鼓之餘常存愛養百姓以固根本之意庶不致大絃急則小絃絕我 皇上猶天也天不廢霜雪雷霆而太和元氣常流四時

不徵派中有如不得已之意即如邇者朝廷以軍興煩棘不得不急征繕稅履畝而皇上終不忍遽加及禁貪恤民捐煩滌苛至意皇上之心一太和元氣也使有司盡以皇上之心為心省其潤囊橐之餘以裕供億雖加猶弗加也夫加派猶非厲民而况惟正之供耶雖然民亦勞止重可念也臣不暇概舉即如吳楚江越皆臣部所轄南糧地方臣部民部也在南言南在民言民東南民力竭矣肘露襟難捉心刺眼尚瘡臣所謂愴然也嗟此羸者元氣奄奄人以為竭于轉輸竭于催科竭于加派臣獨以為總竭于不肖有司及不肖署官衙官何者彼既借口民瘼以耗南糧復借口南糧以及剝百姓或索常例或加火耗或徵赦免以及私派疊徵科索使費種種猷小民之骨而吮其血使民謂子實生我而腹我以生豈曰惟正之供致然雖撫按之察

吏安民屢奉綸命必有徹底澄清以副德意者即有司之絜已愛民表表自樹實不乏人而能盡然乎哉臣自受事以來即為國儲計復為民命計雖臣親自驗米不時掣查革使費茶果及諄諄清蠹滌貪以為京外軍民元氣計誠不敢不任勞怨然地連五省方數千里有司視臣部如贅疣雖鞭之長其能及腹臣竊意之得無徵收本色南糧視比漕見徵屢旨如故紙正官不務親自料理濫受衙官餽奉委憑比較需索常例者乎得無徵收折色南糧分外多收火耗者乎得無天啟五年以前奉詔蠲免仍有借名派徵者乎得無小民納過南糧貪官猾吏豪棍勢僕侵攬乾沒不就本犯勒追重復科派者乎得無借口打點使費指一科十或吏書劣生強折侵攬者乎得無解糧官指稱水火沉燬掛欠名色重累百姓包賠暗行派徵者乎得無府縣考

滿虛起空批至完納不前監斃解戶者乎
得無司府將州縣解銀那借別用致縣官
叅罰計無復之仍復暗徵或已徵在官官
胥乾沒者乎得無部糧官及道府差役需
索糧長吞噬無忌以致傾家蕩產者乎有
一于此皆足屯皇仁之膏而蝕百姓之元
氣大抵有司之大賢最少大貪大酷亦少
惟中等昏庸濁輒之吏十人而六七吏書
窟穴上下盤據一墮其雲霧便任提線穿
鼻不敢爲異至道府之留心愛民察吏者
亦少卽有之亦多牽于情面不然則傳舍
耳誰肯任怨是不得不責成于撫按撫按
者專以察吏安民爲職者也以核報責理
刑以風勵責道府欲清官胥之貓鼠先破
上下之雷同如前股削諸狀訪實禡其官
甚者提問臣尤以爲嚴處官而寬吏書終
非破窟穴開雲霧之霹靂手也以今聖主
加意民生察典方嚴撫按方兢兢功令何

煩更飭惟是利欲入人膏肓積習已成沉
痼雖以嚴霜迅霆猶有不及盡洗之肺肝
毋亦免而無耻良心未動臣請以天語提
醒其夜氣惕天網之難漏示可鑒之前車
仍榜石衙署俾觸目共見懸象自耻而或
可洗煩熱以清冷之淵年來臣部仰屋千
萬危窘有司借口民窮盡爲吏書影射如
近日臣查出另疏糾叅廣德太平崇德等
處錢糧整千整萬盡爲貪猾官吏侵肥而
百姓所最苦者則有不肖官之比徵愈急
輸輓愈緩私橐愈贏公賦愈虧臣每從容
引解官解戶訪問各地方土宜人情政教
利弊夫亦愈知百姓元氣之日竭在彼不
在此也乃有司借口以塘抵臣部者又有
三而總括于民窮夫民窮二字實于臣心
戚戚不得不于所借者更思爲百姓寬物
力其一借日新復水兌地不產米臣請爲
之酌採買之所費不貲者折衷另題暫折

三年以寬其一苦其二借曰只管到任以後不能代前人徵逋不知臣部壓支未完二三十萬皆前逋也臣請為之酌寬任淺叅罪非本官任內止于任俸立限督催以寬其二苦其三借曰壓徵夫南中皆見徵特有司習而不知耳如南直有司出闈謁臣皆對臣曰壓徵臣問何時徵米皆對曰如三年米該四年春徵臣駁以四年春不如三年秋冬之更便民也各官解願而出今南直隸及浙中各州縣漸復見年徵解舊章矣獨江西湖廣二省歷年不解其發覺者皆棍胥侵欺其未發覺者有司仍以壓徵為辭臣批云如果壓徵不過壓一年耳何故三四年不解且如江西之高安南昌雩都興安興國等縣湖廣之通山蒲圻湘潭孝感等縣同此地方同此功令彼何以二年三年俱解也但積年不解亦難驟結臣議暫寬兩省姑准壓徵一年如崇禎

三年分并以前未完南糧限今歲十二月全完其內有能見徵完解者優薦之四年南糧待明春另議見壓分數以一政體臣聞江楚縉紳及宦于江楚者皆云彼中南糧欠不在民即有之亦十中一二耳在那借有可抵之項在侵欺有必追之法即在民欠亦非額外之徵南糧之非厲民明矣仍容臣查明果欠在民准暫折舊逋專完新局以寬其三苦至于去年臣疏回奏匱乏根因內有折色米豆量加一段蓋思以補留例稅分新派不足之數已經奉旨下部見咨臣部查議臣反復思維省直折色米豆為數不多即連河南江北計之不過量加二萬有奇雖于臣部空庾不啻千金一壺第當此民力既竭北賦疊增之日再加此項繁管急絃民其何堪况臣部止加毫釐官胥已漁倍蓰是臣部受加賦之名而官胥居谿壑之實不如已之便臣已回

咨戶部另行長計具覆矣凡此皆臣之爲
百姓元氣無所不至如醫人之痰邪癥結
者攻瀉吐下之間必思固本托裏不傷元
氣而有司及署官衙官或反借之以朘削
百姓并朘削南廩三尺具在又將焉往于
斯時也正值虞廷黜陟之期恰留周官布
象之月所謂布德和民行慶施惠滌有司
之肺腸以新聖治固元氣者此舉未必無
小補焉

四月舉劾方面有司

方面舉莊祖誨王公弼
周鼎等十五人照例紀

錄劾杜詩降二級帶罪督催有司舉史應
選尹明翼党崇雅等循例紀錄准作正薦
劾張叔鑑等二十六人革職
降級帶罪督催移北部咨

清覈南糧

○清查出戶司書手韓文綜知州
典史等官陳善學章冠文金玉章

棍徒夏時二陳應高吳彬沈之奎等侵欺
南糧百餘萬摘叅二十餘起請旨究追
○清查各省拖欠本色一百六十五萬折
色七十六萬摘叅稽玩縣官王芳年等一
十三員分別革職任俸勒限報完○清查
出庫書夏汝清銀匠夏榮王艮丁候相等
侵欺銀四千九百餘兩疏
叅設法追究分別遣配

六月疏乞休致不允

先生以任事過勞身體
清癯且水土不宜時見

痰火之症又以兩度迎養仁孝公田太夫
人畏南方濕熱道途脩阻不即發先生思
念輒至昏憤前疾愈劇具疏請告情辭益
懇奉旨呂維祺以才望簡任南儲着益
用心料理
不得控陳

九月太倉興工

南都城內二十七倉城外五
場江北十一倉日就傾圮先

生以贖費積餘令司官估修報以三萬餘金駁令重估曰此不過作頭書攢軍斗等役指一開十視為奇貨本部院從胥胥手中中奪此錙銖復為若輩手口中物何異梏狼腹而恣虎吻也復報以萬有餘金先生猶未盡然司官有難色曰此已覈確再不能減去矣先生曰不然我輩自作房屋經營亦屬常事將盡聽匠作僕隸之口抑主人翁自有心計耶如其應大修某應小修某葺其壞垣某補其罅漏一磚一木未可輕棄乃親自察閱委司官岳虞巒等修三十八倉五場用積贖三千五百餘金奉有具徵廉辦之旨於九月三日經始次年三月十五日告成告神經始詩年來留計總空困瓦礫蓬蒿不可因仰屋更憐無屋仰貧家猶羨有家貧寧堪數米消呼癸豈愛經工備苦辛只是此心過不去焦思誰忍負楓宸貧到蕭條四壁奇併連四壁亦無之土功寥廓躬躬荒度估冊絲毫手剔釐節省三千餘鏹在經營二十七倉癡假如將此充交際鼠穴厦頹誰得知國非其國古先憂今可三年艾不求或侮下民天欲雨曾思匹婦已推溝眼同商匠方厥底手數工程笑竹頭勞瘁掀髯一番迴環佳麗當遨遊嘔心打笑久躊躕儉積聊堪薄補苴重地倉儲關命脉神工興廢有乘除量沙暫歇漸謀國運甍方殷勗起予或謂此儉多事甚寧知官套總蘧廬

十一月請撤內遣尋罷之

魏璫伏誅海內肅清尋稍疑厭臣下

復遣內臣監視戶工九邊兵馬錢糧紛紛四出大僚應有公䟽是時南北皆莫敢言先生首抗䟽請罷內遣疏曰竊惟保泰食福道消道長之關微幹蠱元亨先甲後甲之慮遠恭惟我皇上以天縱神聖廓清璫氛焦勞治理可謂蠱而之泰矣天下仰

見大聖人清心寡欲動容中禮以仁孝則親郊廟躬步禱以聖學則親釋奠密講幄虔齊居以憂勤則殷召對肅臨御嚴註銷勞批答以政刑則清錢穀核兵馬擒逆督誅虎彪以軫恤則發內帑賞軍戍賑飢民憫驛遞以英武則驅流氛制挿寇平水酋以體臣子民則廣弓旌簡金甌出纍臣責撫按信久任逮貪吏恤民隱念水旱憂釀寇面召藩臬條賜清問而天下所最快心者尤在盡反逆璫所為而汲汲撤內臣之在錢糧兵馬及封疆要地者皆翕然謂堯舜親見二祖復出庶幾治平有日矣乃積套或未盡祛肺腸或未盡洗膚公或未奏而隱冒或未清者則諸臣罪也 皇上未嘗不信任諸臣諸臣實負皇上遂使稍稍生厭而且疑而且慮而且震怒而且不得遣左右近侍以察之此亦諸臣罪也頃兩接邸報九月十二日蒙欽遣內臣王應

朝帶領內兵出關齎解欽賞前詣軍前監視矣本月二十五日復蒙欽遣內臣張彞憲總理戶工兩部一切錢糧事務矣唐之徵提督京營矣王坤劉文忠劉允中各監視宣大山山西糧餉兵馬邊牆撫賞等項矣遠近聞之皆相顧失色謂恐從此脊脊多事而臣獨曰不然此正 皇上留心國是注意封疆宵旰無已之深思而姑寄之此也如人家分責諸僕以耕稼筦庫之任或不盡力多遣近僕覘其狀誰云不可然而忠蓋先識之士率不免鯁鯁私憂過計則何也易曰履霜堅冰至又曰童牛之牯元吉言防微杜漸其道當如是也歷觀往牒宜鑒前車臣姑不敢遠引前代即我國朝自有家法我 太祖高皇帝嘗曰吾見漢唐末世皆為宦官敗蠹不可拯救未嘗不為之惋嘆又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聖人之深戒其在宮禁止可供灑掃給指使傳

命令豈宜預政典兵 成祖文皇帝嘗曰
皇考之世宦寺無敢與外庭交接夫防患
譬如防疾始萌而治之則用力少而易效
又曰去年曾命內使李進往山西採天花
此一時之過後甚悔之更不令採又曰若
後來倣倣益多朝廷威福之柄下移嗣君
何以統治天下是以當成祖時或偶遣內
臣視邊旋即撤回乃知我二祖之于微漸
謹防若是其後漸或開端卒不免王振汪
直劉瑾之濫觴 世宗肅皇帝盡撤內璫
天下稱快方策具在法戒昭然至如 熹
朝末年之已事則我 皇上亦既耳而日
之鼎而革之殷鑒不遠豈其偶忘恭想聖
意毋亦謂此輩惟吾操縱豈至有所旁落
或謂此諸內臣多忠實謹恪偶一試之必
有所效臣亦豈敢必諸內臣不思有以自
效第天下有取一時之近效而釀無窮之
遠患者臣不敢深言不可不察也且夫內

臣出鎮其于外庭禮遇事權精神意指之
間往往反足以掣任事之肘而開卸擔之
路者不可不察也况今民窮盜起所在如
穴堤之瀾厝堂之火豈可使復以為口實
此治亂倚伏之機又不可不察也噫臣于
是不得不督過閣臣已閣臣周延儒溫體
仁吳宗達皆受 皇上特簡知遇之恩此
等事關係宗社大計不聞潛移默化又不
聞執爭懇切于同心一德弼違陳力之義
何居即或密勿納牖外庭不知然惟明主
可與忠言亦豈可不更為積誠感動竭力
回天哉臣聞小往大來泰之祉也元亨而
天下治蠱之譽也不遠復無祇悔復其見
天地之心也伏望 皇上鑒前毖後以亨
蠱因平思陂以保泰近想初政仰法二祖
立命撤回欽遣內臣或以成命既出預定
以限令到彼刻切報命以體不遠復之義
至於兵馬錢糧等項各責所司料理或加

科道查核提綱挈領因材課實而皇上
常運以終日乾乾之心布政優優之體外
庭諸臣皆當上無負天子下無負所學瀝
肝竭膽勉副焦勞如是猶不奏效治平臣
不信也臣質本懦弱病復支離方勉出力
疾料理儲務而忽聞此報杞憂廢食怔忡
憤昏是以語多不識忌諱然使臣心有一
毫不本于癡誠不矢於忠愛而以效激聒
沽名高即天地鬼神亦將陰誣又何逃於
皇上之斧鑕臣豈不知直言賈禍明哲保
身但臣忝列大臣過切私憂義不敢容容
緘默幸皇上鑒臣愚忠而賜之轉圜是
臣之大願而不敢必也臣不敢不席藁待
罪以跂俟皇上之德音幸甚惶甚○差
舍人齎疏大僚相為者退勿上恐禍出不
測先生乃手諭舍人期以必上否則懲以
重法諸大僚不得已乃先疏上聞而先生
疏于十一月乃得入既而南北始有公疏

上即日召對曰朕觀卿等公疏為遣用內
臣一事太祖明訓朕豈不知成祖已
來有間用的皆出一時權宜天啟年間用
的朕尚且撤他豈至如今反用朕何常不
信任文武諸臣只是三四年來越做不堪
了朕萬不得已一時權宜用他若文武諸
臣果有實心任事要
撤也不難尋復罷之

疏議屯政

屯糧侵欺甚多是年十一月先生
疏參田應爵高惟谷等十五員革

降督催設法清完八十八萬有奇天啟六
七年拖欠六萬餘題准赦免條議勸懲清
釐之法八款嚴比較寬文法慎選調酌恤
荒禁需索速稽察信舉劾結參案奉旨
依議賦得雪農家爭宜麥心忙三白遲一
朝朔風發樹聲何凄其千山同雲合天地
如蔽虧連夜雪盈尺嚴陰裂膚肌飛鳥攪
總櫺隣婦空釜炊錦帳醉不覺疑寒衣薄

知日光澹殘凍宿霧紛離披出門皆泥塗
奔走夫何爲無人肯高卧反謂袁安癡



